

星期評論

耐。

關於這一星期的消息，彙集起來，通盤觀察，可以得到三條路線。

一、為推測局前途真相的線索，所謂三條路線，是那三種呢？一是「安內」，二是「遠交」，三是「近攻」。立即依此程序，把他來輪轉着。蔣介石說：「不先安內，談不到攘外。」這話的意思，不單指實着共匪，推而言之，西南的製肘，政局的不安，甚至農工、商各業的衰敗，海盜賊的猖獗，都是內局不靖的顯症。不先整理清楚，即不能集合全國之人才，創抗敵之陣線。那麼看來，所謂「安內」二字，問題如是之重大繁複，究竟應從何處下手。在這一星期內所看見的，即是提早國民大會，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是矣。這兩種大會召集的原因是在安內，不料影响所及，適以招致西南之反對，引起內部之紛糾。這種紛糾擴大起來，可以使國民黨分裂為二。中央國府兩個並峙，其危險性，適成鴻鵠之爭坐授敵人漁利。記者近已屢論及之。這種紛糾若不能早設法泯滅，如何能一致抗敵？那麼安內二字，目前竟無法辦到乎？這又不然。中國是全民之中國，抗敵救國是全民之義務。知識階級是全民之代表，民國之民，本不比帝國之民，對於重要生死關頭，應該認識是非利害，決定順逆從遠。是者利者，順之從之；集全民之力為之抗敵。非者害者，逆之遠之，集全民之力為之反抗。但是非利害，從那裏取標準呢？李烈鈞氏說得好：「國內言論，可分析為三種。一為有政治作用者，二為熱心國事而於政府觀察極明者，但我人取舍極多，少數人之主張為依據，必當於大多數民意之旨旨定標準，庶免固於偏見。」李氏之所謂大多數民衆意者，蓋以代表萬國領袖資格發言。若在民衆方面對于黨國領袖的言論，只要衡量其真否為公，已足定取舍了。民衆若能自定取舍，分別或反抗，或擁護，公論得力，邪說自滅。內部亦自然安靖了。

關於遠交，即在求取國際之同情，以為助力，在敵人暴力侵凌之

下，吾國對於國聯雖得不到甚麼實益，然明擺着這個國際機關，且有名正言順，理直氣壯的種種盟約可據。在我總沒有輕易放棄的道理。

所以對國聯始終不武，而對日始終不取開戰之形式者，國府固守不變。

亦即識論孔多，有主張認真者，有主張不理者，即如代表人選問題，先有宋子文文者，繼又有派孫科、派伍朝樞、諸說經過數次變化，終於決定仍派宋子文，以困難這樣吃緊的時間，財長地位何等重要，必忙裏偷工夫，赴美一行，可延國府對於此事之鄭重。宋氏此行之使命，必不止為經濟一門，即在經濟而論，亦為安內攘外之命脈，大抵中央以不得志於國聯，即不能不別尋出路，而美國在太平洋上關係至巨，且又為華府九國及非戰條約之盟主，雖非國聯會員國，其力亦能左右國聯，裁制強權，維持盟約，此後將仰賴美國之同情者甚多，顧維鈞最近也趕赴美京，輔助宋氏，更足證明不但為經濟而已也。

汪精衛最近說明中央抗敵大計，決不變更，然而只是抗敵，不是敵軍之偵探多名，經我軍加以盤詰後，承認日軍確欲於近期期間，攻入北平天津，享用北平著名之大米飯及天津著名之白粉麵。

（路透社北平廿九日電）最近從前線得到消息，華軍已退出南天門，現在南部駐守新防線云。

（本社南京廿九夜電）敵軍大批增援南天門，猛烈攻擊我軍防線，兩軍發生血戰極慘。

（路透社北平廿九日電）北平電，蔣介石到平與各將領，討論應付南天門戰事危急局面之計劃，惟內容仍極秘密。

（本社上海本晨八時電）北平電，蔣介石到平與各將領會晤後，決定親赴前線督戰，一說蔣氏已於昨（廿九）日趁汽車到密雲，但仍無從證實。

（本社上海本晨八時電）漢口電，蔣介石到北平之消息，已得到此間當局之證實。

（本社上海本晨八時電）南京電，有一消息傳，蔣介石到北平後，即繼續追擊敵軍，連日捕獲奸賊甚多。

（本社上海本晨八時電）漢口電，蔣介石到北平之消息，已得到此間當局之證實。

</div

